

翔龙绝创

下 册

司马青云 著

刘
小
会
便

主人？”

目 录

- 十、弭祸灵岩……………(1)
- 十一、独战四魔……………(62)
- 十二、巫山巧遇……………(129)
- 十三、兵不厌诈……………(169)
- 十四、巫峡追踪……………(227)
- 十五、凤穴歼敌……………(269)

十、弭 祸 灵 岩

救人如救火，离开风穴寺第三天晌午，宫晓飞一行三人已到了襄阳城西的隆中山。

三人紧走快赶，一路上健步如飞，时不时还施展轻功提纵术，见沟跨沟，见涧跳涧，也不顾会引起行人的注意。这两个半晌加一夜奔波下来，三人已是精疲力尽，口干舌燥，腹中饥饿。也不知是赶在贼人前，还是落在贼人后，这条道上也无什么成名的江湖人物，故而三人一路未曾停留。

三人正往前赶，猛见前边有一座石牌坊，横额上三个大字“古隆中”，两边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：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”牌坊后面是一大片绿绿葱葱的遮天大树。树荫下有三间茅庐，庐旁有一间草亭，亭下立有一巨大石碑，碑身大书“草庐”二字。

柳海儿抬玉腕一指茅庐道：“宫爷爷，这里莫非就是刘皇叔三请诸葛亮的地方？”

宫晓飞点点头道：“正是，咱们到那草堂中歇息一会让诸葛英给咱弄点吃的。”

霜雪寒道：“宫爷爷，您认识这里的主人？”

宫晓飞笑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清风居士诸葛英，是爷爷几十年的过命之交。”

正说着，茅庐中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老偷儿，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，我还当你已寿终正寝了呢。”

接着从茅庐中度出一位年逾古稀，须眉半白，面色红润，虎目炯炯，身材魁梧，手握拐杖的老人。

宫晓飞紧走几步，一把抓住老人的手摇晃着道：“你这老家伙，几年不见，你益发活转去了，人话也不会说一句。”

老人笑笑，道：“说真的，我以为你让官府抓去下了大牢或砍掉了脑袋，要不然便是遇上扎手的苦主，将你给摆平扔到山洞喂了野狗。这么长时间，音讯全无，怎不令人牵挂。昨天我刚打发瑜儿、璇儿去打探你的消息，想不到你今天贼兮兮的在此探头探脑。”老人又冲屋里喊道：“琳儿、玑儿，来客了，快叫你娘烧火做饭。”

屋内有人答应，是个妇人的声音：“知道了，爹，请客人屋里坐吧。”

老人慈祥地对着二小笑笑道：“老朽诸葛英，不知二位小友尊姓大名？”

柳海儿忙敛身行礼道：“不敢当，晚辈柳海儿，家住鄱阳湖。这是晚辈师弟霜雪寒，师从落泊书生梁伯父。”

诸葛英笑道：“原来是梁春华的弟子，难怪如此英俊不凡。霜雪寒的堂弟柳梦阳是姑娘什么人？”

柳海儿道：“那是家祖。”

诸葛英点点头道：“姑娘英姿飒爽，举止文静，不愧是一代大侠之后。说来都不是外人，你父曾在年轻时跟老朽学过阴阳五行，八卦四象之学，他也教过瑜儿、璇儿一些功夫，算来咱们还有师生之谊。梁大侠也曾在老朽蜗居居住过三月之久，授过琳儿、玃儿内功吐纳之法。所以咱们用不着客气，请到屋里坐吧。”

他讲的瑜儿、璇儿、琳儿、玃儿，是他的四个孙子，依次为诸葛瑜、诸葛璇、诸葛琳、诸葛玃。

三人随诸葛英进了茅屋，分宾主坐下，一名十三四岁的小童送上茶来。

诸葛英对小童道：“晖儿，去唤两个哥哥出来见过客人。”小童应一声，转入后堂去了。

宫晓飞道：“你从何处弄来这样一个小家伙来，模样机灵乖巧？”

诸葛英道：“那是去年璇儿出外游玩，半路上遇见一伙贼人拦路打劫一名被贬的官员。他全家尽遭贼人杀害，璇儿从贼人刀下救出这孩子，将他带回家中，一家人象得了个宝贝，十分疼爱。”

宫晓飞笑道：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难怪我看你越活越年轻。赶明儿该是你叫我大哥了。”

诸葛英笑道：“老不正经的，脸皮越发厚了，也不怕小辈们笑你。”

柳海儿、霜雪寒见两老互相逗乐，亲热得不得了，便一旁抿嘴偷笑。

这时从后堂转出两名年轻人，年纪都在二十五岁以上，眉目清秀，玉面朱唇，身材魁梧，一身湖蓝色的春衫，腰系一条金黄色的丝带，更显得矫健雄伟。

二人来到堂屋，一见宫晓飞，急忙屈膝下拜，礼毕，年轻一点的道：“宫爷爷，爷爷这几日老念叨您老，昨天刚叫大哥、二哥出去寻您，想不到您老今日便来了。”

宫晓飞笑道：“这不，知道你们想宫爷爷，我便来了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两位小友。”说着将柳海儿与霜雪寒向二人作了介绍，双方互相见礼落坐。

不久，两名丫环摆上酒菜，诸葛英招呼大家入座。刚端起酒杯，屋外传来一声急促刺耳的啸声，听声音在百丈之外。紧接着传来嘈杂的吆喝怒骂，呼哨狞笑。

宫晓飞站起身道：“真是，饭都不能让人好好吃一顿，不知是哪些王八又在干那伤天害理之事。孩子们，有兴趣的陪宫爷爷出去看看，把他们打发了，再回来吃饭。”

四小均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有时无事还得找点事乐乐，事情找上门来，哪有不管之理。宫晓飞的话音刚落，四小已站在茅庐外面等着。宫晓飞和诸葛英相对一笑，不敢怠慢，飞身掠出茅庐，一齐向发声处跑去。

六人行约半里之遥，眼前是一块数十亩大的麦田，即将成熟的麦子，金浪翻滚。麦田北面十丈远的一块砂石地上，十多口壮大汉正围成一个圈子。圈内三名年过半百的精瘦老者，正与四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殊死相搏。四人赤手空拳，拳脚如雨，尘土飞扬，罡风鼓荡起满地沙石，满天飞舞。四人

在这烟雾尘沙中翻滚跳跃，展转腾挪，攻守进退快如闪电，一闪即没。看不清他们的招式，更分不出谁好谁坏。

宫晓飞等人刚到圈子外，一名汉子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站住！休得靠前！”

宫晓飞一听这蛮横的喝叱，心里便有些生气，朗声道：“你爷爷！”

那汉子暴喝一声道：“老匹夫，你找死！”

宫晓飞呵呵大笑道：“狗东西，找死的是你！你也不问问这是谁的土地，兴你们在此打架，就不兴我们看么？竟敢口出狂言，待会让你知道爷爷的厉害！”

那汉子冷笑一声道：“老杂种，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待咱们事情了结，大爷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”

诸葛英迈步上前道：“阁下，老夫诸葛英，本不爱管闲事，但诸位既然在我门前打架，并且以多攻少，老夫不得不管管。也许你们有理，但也得报出姓名，说出个子丑寅卯，再打不迟。”

另一名汉子道：“咱们爱在哪儿打，便在哪儿打，天王老子也管不着。你若认为污了你的宝地，那好，待会咱们便一把火将你这鸟窝烧个干净，那不就了结了！”

诸葛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朋友，咱们也不歇着。在下诸葛琳向哪位朋友讨教几招？”

第二个说话的汉子道：“阁下年纪轻轻，既然想早死早投生，那在下王德彪便成全了你。”

你字刚落，几件暗器已破空而至，诸葛琳急忙劈出两

将暗器打落，可有一枚子母银梭却在他面前爆开，一点寒星快似闪电，一闪而没，钻进他的左臂。他只觉伤口处一阵发麻，双眼一黑，一头栽倒在地。

霜雪寒站在他身边，一见他中了暗器倒下，怒喝一声，道：“无耻贼人！竟敢暗器伤人！少爷领教你这卑鄙小人的暗器，看有多大道行！”

呛啷一声拔出佩剑。他这剑是宫晓飞昨夜从一名中年汉子的住处偷来的。当时他们三人在一家客棧投宿，在柜台前看见一名中年汉子，腰间佩着一柄古色斑斕的宝剑，剑柄两面镶嵌着十多颗蓝幽幽的宝石，个个晶莹透亮，心知此剑是一把宝刃。便暗中看准那人的住房，隐入房中，偷了出来。宝剑得手，怕失主发觉追查，带着二小连夜上路。路上，他将此剑送给了霜雪寒，说是专门为他偷的。霜雪寒在夜空下拔出宝剑一看，剑身蓝汪汪犹如一泓清泉，能照见天上的星月。他随手向路边碗口粗的一棵柳树砍去，柳树应声而断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宫晓飞抽出腰间精钢打成的峨嵋刺，往剑身上一碰，呛啷一声宝剑丝毫未损，峨嵋刺却被碰缺了豆大一块。三人对此剑齐声称赞不已，霜雪寒更是欢喜无比，哪还管它是不是别人的东西，往腰间一挂便是他的了。

只说那汉子见一招得手，对方突然出来一个半大孩子，拔出宝剑要与池比斗。阴森森冷笑道：“娃娃，大爷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，大爷好超度你到酆都城去报到。”

霜雪寒双目杀机倏现，将宝剑当胸一抱，满脸寒霜道：“少爷姓霜，名雪寒。鼠辈，进招吧！”

那人夜枭般嘿嘿一笑道：“好古怪的名字。看来你不是诸葛英一家的了，说出你的师父是谁，也许大爷认识他，可以饶你不死！”

霜雪寒怒叱一声道：“呸！无耻鼠辈！家师怎认识你这天杀的坏胚！你不动手，少爷可要进招了！”言罢，宝剑一抖，当胸挽起一串剑花。

“骂得好！真不愧是我的好徒弟！”场中突然传出一声喝彩，正是那先前发啸之人。

霜雪寒一愣，继而朗声高呼道：“师父！真的是您吗？”

场中之人大声道：“寒儿，你师兄已将你的一切告诉为师了，你可要小心！”

诸葛英喜出望外，连忙大声问道：“你真的是梁春华，梁大侠么？”

梁春华道：“前辈，正是小侄，琳儿伤得可重？”

诸葛英道：“他中了贼人的毒梭，怕是不能活了！”

梁春华道：“寒儿，你可带有本门治伤丹丸？”

“师父，我带着呢。”

“快给你琳兄服一粒。”

“师父，您不要紧吧？”

“没事，他们一时半刻还奈何不了为师，你放心吧！”

霜雪寒忙从怀中掏出玉瓶递给诸葛英。诸葛英急忙倒出一粒塞入孙儿口中，宫晓飞则伸掌按住诸葛琳的背心灵台穴，将真气输入他体内，助他去毒疗伤。

霜雪寒此时已顾不了许多，大叫一声：“玲玲姐，助我！”飞身便扑向施放暗器的贼人。

柳海儿闻声即动，脚尖一点，横空飞掠，宝剑已掣在手中，向第一名说话的贼人冲去。端木翔龙给她的灵丹得自寂然子大师，她已服食了三粒，这三粒神丹入肚，功力平空增添一倍以上，她此时的内功修为已超过她父亲柳怀玉了。

那贼人一见她挺剑扑上前来，欺她是个女孩子，傲然不动，直待她的宝剑近身，这才以奇快的手法探爪便抓。刚抓到剑身，一股强大的劲道从剑身传来，震得他虎口迸裂，半边身子发麻。一声惊叫还未出口，柳海儿的长剑已洞穿了他的左胸。他连哼都没哼一声，便瞪着一双惊骇的眼睛咽了气。柳海儿抽出宝剑，一脚将他踢出丈外。

霜雪寒的对手也吃了同样轻敌的亏，只是死得比柳海儿的对手还惨，被霜雪寒那把削金断玉的神剑剖猪似的来了个大开膛，五脏六腑流得一地都是。

两小凌厉无比的招式，惊坏了其他贼人。一名贼人暴喝一声，以奇快无比的身法扑到霜雪寒跟前，探掌便抓，钢钩似的五指漆黑如墨，掌风扑鼻，中人欲呕。

霜雪寒忙屏住呼吸，暗道一声：“毒砂掌！”不敢大意，宝剑一挥，一招“枯树盘根”，削向对方的手腕；左手二指疾点对方璇玑、膻中、七坎三处大穴。

那人冷哼一声，右掌一翻拍向霜雪寒左手，身子一扭，左掌疾出，“乌龙探珠”，向霜雪寒的双目插去。

霜雪寒倒踏连环，闪身躲过，左掌变刀，一招“拔云见

日”，削向对方左臂，右手长剑一抖，挽起数朵剑花，“白虹贯日”，疾刺对方右掌劳宫穴。

那人掌刚拍出，见对方的剑尖已指向自己掌心劳宫穴，骇得急忙一翻腕，横拍对方的剑身。左手顺势往下一滑，骈指点向对方的悬枢、气海、期门三大穴。

霜雪寒横身侧步，突然将剑交给左手，一招“流莹赶月”，刺向正旋身飞扑的贼人。

那家伙做梦也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么一手，身形还未立定，对方的剑尖已抵在他的喉管上，惊骇使他双目差点鼓裂而出，作势进招的双手僵在空中。一股砭骨的寒气透过他的咽喉传遍全身，由于他旋转时的惯性和霜雪寒的劲道，宝剑穿透他的咽喉，一没至柄。他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，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，便气绝身亡了。

“啊！”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柳海儿面前响起，一名贼人躺在离她三尺远的地方翻滚嗥叫，浑身上下尽是鲜血，眼见不能活了。

三丈外诸葛玘一掌拍在一名贼人的胸膛，又一声惨叫传来，摇曳悠长，阴森凄惨。

诸葛琳服了霜雪寒的玉露灵芝百花丹后，在宫晓飞的施治下已悠然醒来，一股股又腥又臭的乌黑色血水顺着伤口往外流出。血渐渐由黑转红，伤口周围的肿胀也逐渐消失。诸葛英手扶龙头拐杖立在旁守护，双目注视着场内的打斗，眼见贼人被一一击毙，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，双目炯炯更加明亮。

敌人的惨叫传到梁春华耳里，使他精神抖擻，斗志愈旺，掌、拳、指、腿更加凌厉凶猛，好象突然换了一个人。三名围攻他的贼人先前傲然不可一世的神情消失了，一个个变得惶恐不安，心躁气浮，不再肆无忌惮地出手攻击，而是极力守紧门户，以图自保。汗水顺着他们的额角大串大串往下直滚，他们一半是累的，一半是吓的。

其余的贼人被吓破了胆，一个个畏缩不前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进不是，退不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霜雪寒和柳海儿手提鲜血淋淋的宝剑，一步步向余下的五六名贼人逼去。两人脸上杀气腾腾，双目暴射出一股慑人心魄的光芒，嘴角泛起一丝怪异的微笑。

只见霜雪寒大叫一声：“杀！”

瞬息间，剑影漫天，劲气横生，银芒吞吐，回旋闪烁。霜雪寒和柳海儿突然暴进，人似闪电，剑如狂龙，身剑合一扑进这五六名贼人之中，挥舞起层层剑网，洒下满天银雨。

“啊！啊！啊！”连声惨叫，哀嚎突起，血光暴现，血肉横飞。

剑光倏止，霜雪寒和柳海儿遥遥站定，屹立如山，鲜血染红了他俩的衣衫。两人胸膛激剧起伏，汗水顺着额角往下直滚，手中宝剑斜指地面，鲜血正顺着剑身缓缓滴入土中。

再看那五六名贼人，两人手捂胸口，摇摇晃晃跌出几步，“砰”一声摔倒在地，一人双臂俱失，鲜血直喷；一人双腿齐膝而断，跌坐在地；一人被拦腰斩成两段；还有一人胸腹破裂了一尺长的口子，内脏流了一地。那场面活象一个屠宰

场，令人看一眼便永远忘不了，胆小的做梦都会被惊醒。

霜雪寒和柳海儿调匀呼吸时，诸葛琳已经站起，宫晓飞已将他受伤的手臂上了刀伤药，包扎停当。用一幅衣襟吊在胸前，让诸葛英扶回茅庐。

宫晓飞打个口哨，抽出峨嵋双刺，迈步来到四人搏斗的地方，与霜雪寒、柳海儿、诸葛玑一人一方四面站定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场内四人。

宫晓飞看着看着有些不耐烦了，他知道端木翔龙拜托他的事何等的重要，武当派的安危系于一身，早一步晚一步赶去，这之间有天壤之别。虽然他为人我行我素，居于正邪之间，可毕竟不是邪魔宵小，良心和正义感有时远胜某些自命不凡的正道人士。钓名钻誉对他来说不屑一顾，助人为乐、解人急难却是他的天性。

只见他将峨嵋刺一举，道：“孩子们，咱还有正事要办，别再袖手旁观了。对付这些下三滥的恶贼，他们怎么做，咱也怎么做，照葫芦画瓢就是了，并肩子上吧！”

一马当先冲入场中，他的内功造诣和拳脚功夫虽算不得超一流高手，但轻功却是他的特长。三晃两晃，有一名贼人便被他的峨嵋刺划伤了胳膊，五寸长的口子深可见骨，直疼得那贼人大叫一声，旋身向他拍来一掌，然而一掌击出，倏地不见了他的踪影。

斜刺里却有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向他手腕削来，他急忙缩掌翻腕，变拍为抓，抓向霜雪寒的腕脉曲池穴。霜雪寒不退反进，长剑毫不减势刺向他的中宫，这样一来，他纵然躲

抓住对方的手臂，自己的胸膛便会被利剑穿透。他抓出的手不敢下落，急忙暴退两步，堪堪躲过对方的宝剑，宫晓飞的一支峨嵋刺已从腰眼刺入，直达小腹。霜雪寒一见宫晓飞得手，随即欺身踏进，手中宝剑向贼人连肩带背劈去，那贼人的一颗脑袋便飞起三尺多高。另两名一看大势已去，先是自己三人围攻梁春华一人，另外还有十一人助战。现下却孤零零剩下他们两个，而对方却有五人。心中慌乱，一个不留神，一名贼人的左肩被柳海儿一剑洞穿、半边身子一软，功力顿失。迎面又被梁春华击中一掌，这一掌打得他骨断筋折，五脏离位，七窍流血，蹬蹬蹬直往后退。一下又撞在诸葛玘的剑上，后心透前心，双手一阵乱舞，倾刻间便气绝倒地。

另一名贼人怪叫一声，双目俱裂，只见他手腕一翻拍向顶门，将自己的脑袋击得粉碎，一点幽灵直扑鬼门关去了。

众人这才如释负重地吁出一口长气，擦干兵刃上的血迹，还剑入鞘，走向梁春华。

梁春华衣袂飘飘，负手而立，含笑望着走近前来的四人。这四人不看则罢，一看之下，有三人大惊失色，神态各异，惶恐不安地将头低下，脸羞涩得犹如初升的朝霞，晚秋的柿子。

梁春华笑吟吟地开口道：“宫大叔，多谢您老援手之恩。”

他不叫他前辈而唤大叔，因为宫晓飞虽比他大几十岁，但辈份却比他矮半辈。

宫晓飞早已无地自容，抬起老脸难为情地说道：“梁大

侠，你这一谢羞煞老朽了。老朽昨晚偷走你的宝剑，险些让你今日受害。老朽真是罪不可赦！”说着便躬下身向梁春华深深一揖。

霜雪寒、柳海儿也急忙擦衣跪下，头也不敢抬。梁春华伸手抚摸着他俩的头道：“起来吧，孩子，为师福大命大，多一剑少一剑无所谓。这不，知道这里有救兵，便将贼人引到这里全歼了。当然，昨夜宫大叔若不偷走为师的宝剑，说不定咱们还不能相见呢。”说罢放声大笑，将二小轻轻托起。二小挣扎几下想长跪不起，可一股柔和的力道奇大无比地托着他俩，怎么也跪不下去了，只好肃手低头站立一边。

诸葛玘这才上前磕头参见了梁春华。他二人虽无师徒之名，却有师徒之实。梁春华教过他和诸葛琳形意补天功的内功吐纳之法。

梁春华道：“家里人都好么？”

诸葛玘肃手躬身道：“多谢梁伯伯挂念，我们全家都好。梁伯伯，您老怎么和那些家伙交手，他们是些什么人？”

梁春华笑道：“天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好似知道我要路过此地，早就埋伏在两里外的山环处等着了。我想他们如若没有来头，断然不敢这样肆无忌惮的与我作对，欲置我于死地。”

诸葛玘道：“您老要上哪去？要到我家吗？”

梁春华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从巴蜀来，准备到少林寺去。因为近来日月教的贼人蠢蠢欲动，我所知道的好些贼人纷纷向河南来了。我估计他们必对少林寺有所图谋，便跟着来

了。谁知昨夜被宫大叔盗走宝剑，我见他们往这方行走，知道必定落脚你家，便尾随着来了。”

宫晓飞道：“原来你早已察觉？”

梁春华笑道：“大叔不认识我，可我认识大叔。您老的名头在江湖上响亮得很，一进店我便发现您老盯着我腰间的宝剑，我想您会不会是日月教中人，因为许多有名人物已被贼人拉进贼伙。所以我对您老也存几分警惕。您盗剑时我没惊动您，后来看清你们的去向，我回客店休息了一会再来，谁知遇上这伙贼人，差点将性命搭上。要是宝剑在手，休说这十多名贼人，再多几个也不致弄得如此狼狈。这三个家伙内力不弱，堪称一流高手了。”梁春华有些自嘲地笑笑。

霜雪寒解下佩剑，双手高擎过头道：“师傅，弟子险些铸下大错，这剑请您老收回吧！”

梁春华呵呵大笑道：“此剑乃你师祖传与为师之物，咱俩第一次见面，你便用它解了为师之围。如今便将它传与你作为见面礼吧！小心珍惜！”

霜雪寒万分高兴，慌忙跪下磕头道：“多谢师傅！”

梁春华笑道：“起来吧，额头会磕破的！”

众人先前见梁春华一人力敌三名高手，毫不畏惧，刚舒一口气又如此风趣，慈和，都倍觉亲近，簇拥着他向茅庐走去。

诸葛英唤手下仆人带着镐锄去掩埋尸体，然后吩咐一声，重新摆上酒菜，招待客人。

饭桌上，宫晓飞将端木翔龙吩咐他的事讲了出来。梁春华和诸葛英感到事情十分严重，一刻也不敢拖延，便将酒撤

去，让大家尽快吃饱饭，带上些干粮，准备上路。

诸葛琳和诸葛玘吵着要跟去。梁春华考虑到他二人功力较浅，虽说练了好几年形意补天功，比起柳海儿和霜雪寒来差得太远了，便未让他二人同去。

日头偏西，梁春华带着神偷宫晓飞和柳海儿、霜雪寒告别了诸葛英一家，踏上了去武当山的路。

一路上，梁春华一手一个拉着二小的手，展开绝顶轻功，脚不沾尘，翻山越岭，跨沟跃涧，一路疾驰。黄昏时分已到了武当山脚下，盘旋蜿蜒的山道上寂静无声，鸟迹兽影俱无，更无半个人影。

四人绕道北麓，到了遇真宫百丈外的一片小树林，便嗅到了血腥味。四人停下脚步，凝神静听片刻，不闻宫内鱼板钟声，不见殿内烛火，宫里宫外静悄悄的死一般沉寂。

梁春华心中一紧，叫道：“不好！咱们来晚了一步，恐已发生变故。”

遇真宫是明朝得道全真张三丰结庵修练之地，洪武年间明太祖、成祖曾多次派人持诏访求，但被民间称为“真仙”的张三丰始终避而不见。到了永乐年间，皇上令人在张三丰结庵之处大兴土木，修建了现在这座三百间的大殿。

眼下偌大一座宫院，不见一个人影，梁春华等人搜遍了所有的房舍，只见二十几名道士死于血泊之中，惨不忍睹，全殿道士被屠杀殆尽。

梁春华等人几乎被眼前的场面激怒得发狂，出了遇真宫飞身便往山上掠去。路过玄岳门，远远便见石碑坊上悬挂着